



宣传总路线

文艺快书

鉄水鋼花冲天翻

王亚平著

作家出版社



PDG

第一爐鉄鉄（山东快書）

济南市公安局消防队 王德安

天上无云真清朗，
火紅的太阳照四方，
只晒的青石路上冒青火，
只晒的柏油馬路淌黑浆。
行人們拿着芭蕉扇，
呼呼打打搧着凉。
楊师傅在炼鉄爐旁把鉄炼，
汗珠兒滾滾往下淌。
只見他放完鉄水后，
擦了擦汗水喊小张！
“小张啊！”
“啊！”
“刚才分厂来电话，
新建的高爐要开张，
叫咱組去个看爐的，
这一回要看你武艺学的强不强！”
小张听说把爐看，
心里高兴又慌张。

热风一定調剂好，
掌握爐温要适当，
鉄鉤堵杆准备好，
以免用时受影响。”
楊師傅囑咐一遍又一遍，
就好比，娘家母囑咐那快上轎的大姑娘。
小张听了这些話，
心中感激謝老楊。
师徒二人分了手，
小张迈步上分厂；
你看他大路不走穿小道，
一刹时来在厂門旁。
只見那厂里的高爐平地起，
高里下足有五米长。
装料台上人三个，
个个露着光脊梁。
嗨！黑大个子是書記，
細高挑子是厂长，
背照象机的不認識，
一定是报社的記者来采訪。
他拐过屋角又一看，
嗨，棚底下还有一邦大姑娘，
原来是家屬前来砸石子，
要給鉄爐吃干粮。

小伙子个个劲头大，
来回拉車运料忙。
好說話的叫小李，
走上前來扯衣裳，
“小张啊，現在爐子已烘好，
底焦鋪了几抬筐，
現在万事都齐备，
就看鉄水淌不淌。”
小张听了沒說話，
“吃啦”扒了光脊梁，
从风眼里朝里看，
只見那耐火鋼砖冒藍光。
他断定爐温已經够，
急忙对料填爐忙。
他正忙着把活干，
忽覺得有人拍肩膀，
他回过头來仔細看，
原来是厂长、書記站一旁。
厂长說：“炼鉄有个老規矩，
必須穿上安全装，
要是干活露着肉，
讓鉄水燙着就够噲。
你穿上吧穿上吧！
安全生产最应当。”

小张聞听把头点，
忙把衣服穿身上。
書記、厂长也下手干，
那記者也來抬抬筐。
小张干的更帶勁，
汗珠子滴滴答答砸鞋綁。
他一手拿着把鉄棍子，
弯着身子瞧爐膛，
只見那爐溫到了一千六，
鉄石全都化成漿。
他喊了一聲圍碓眼，
大家伙齊呼拉的都圍上，
記者把照象鏡頭也對好，
參觀的一旁等着拍巴掌。
这小张拿着大鉄棍，
照着碓眼用力量，
只听得“哐嚓”一聲响，
鉄口里通进鉄棍这么長。
他順手牽羊一使勁，
抽出鉄棍放紅光，
大家伙集中精神齊觀看，
喲！那知道鉄水不往外邊淌。
大家一看急了眼，
小张心里也發慌：

“爐溫已經够了度，
這鐵水不出為哪桩？”
小張正然無主意，
人群里擠進來大老楊。
小張一見師傅到，
心中實在喜的慌。
楊師傅看了看大爐沒講話，
又拿過料單細端相，
別的料子都够數，
可就是青石螢石不够量。
他抓了几把螢石子，
呼啦倒進爐中央，
老楊說：“小張啊。新爐子，不好使，
爐壁爐底還發涼，
加料的時候要靈活，
不能硬套那一桩。
看鐵爐好比來炒菜，
口淡了就把醬油裝。”
老楊講了這番話，
參觀的全都記到本子上。
說時遲，那時快，
眼看着西山落太陽，
楊師傅摸起通爐棍，
朝着鐵口猛力闖。

只見那鉄口通了一个洞，
紅鉄水順着洞口往外淌。
众同志异口同声齐喝采，
个个脸上放紅光，
記者过来忙摄影，
書記、厂长都贊揚。
說到这里算一段，
歇歇喘喘再接上。

(选自济南市工会联合会宣传部济南市群
众艺术馆合編“职工文艺創作选輯”)

鉄水鋼花冲天翻 (唱詞)

王亚平

鉄水鋼花万丈濺，
人声火光冲上天。
天宮玉帝心惊战，
西天王母肝胆寒。
太上老君心煩乱，
坐不稳来立不安；
八卦爐中缺柴炭，
兜率宮冷冷清清人孤单。
几千年前来天界，
为求仙体离人間，
八卦神爐我修建，
玉帝派我炼仙丹。
一爐仙丹万把火，
日夜守护在爐边，
仙丹出爐紅似玉，
我打算送給王母庆寿誕。
誰料想齐天大圣把天宮反，
偷吃仙桃蟠桃山；

大鬧天宮還不算，
八卦爐旁盜仙丹。
玉帝興兵下天界，
捉拿悟空花果山；
悟空捉來交給我，
放到爐來燒煉，要把大聖燒焦干。
又誰知齊天大聖不怕火，
煉了個銅頭金額紅眼圈；
等我開爐把他看，
孫大聖笑嘻嘻地一個筋斗翻下天。
這以後嫌功夫淺，
八卦爐中沒柴煙，
我在天宮沒事干，
又清冷來又孤單。
太上老君胡思念，
一團鋼花鐵火奔上天，
直震得八卦爐子咚咚響，
御殿宮牆要倒翻。
這老人推開宮門往下看，
哎呀呀，火光燒紅半边天。
暗想到：這個天宮難久站，
玉帝的皇位難保全，
我何不到人間走一遍，
看風駛舵再行船。

老君爷悄悄离了凌霄殿，
架一朵白云到人间。
但只见大小高爐平地起，
采矿大队爬滿山。
荒山森林全走遍，
地下宝藏一齐剝。
中小高爐三万座，
村前庄后山左山右处处安，
安上高爐烧火炭，
鋼鉄火花向外濺。
工人农民齐动手，
六亿人民大动员。
土法洋法都实验，
創造发明胜天仙；
人民修建小高爐，
用的是破瓦缸片、耐火砖；
轉爐、土洋合爐、开花式，
高爐式样造得全；
鼓风机常运转，
烧得爐火如浪翻；
一爐鋼鉄万滴汗，
工人们破除迷信狠鑽研。
党委書記上“火綫”，
十天半月睡爐边。

一爐失敗再試煉，
立志要搞“丰产田”。
还在爐旁開會議，
有成績有經驗片刻不停往外傳。
老君爺撥開雲頭看一遍，
止不住眼里發花心里打顫顫；
他正想回轉天宮稟告玉帝，
却看見山神土地到空間。
一個說：“荒山森林難久站，”
一個說：“草地河邊冒火焰。”
一個說：“要是我行動再遲慢，
岩石要落在我頭上邊；”
一個說：“火花隨風向我卷，
燒焦了胡子燒爛了衣衫。”
老君說：“凡人都把鋼鐵煉，
高山草原無平安，
來，來，來！快到雲頭站，
咱一同把鐵水鋼花觀。”
三位神駕起雲頭空中轉，
飛到北來又往南，
飛到邊疆和海岸，
飛過高山、森林和草原。
到處都有鐵水滾，
到處都有鋼花翻，

人声火光成一片，
直震得天崩地裂、鬼泣神惊、草木搖着綠芽尖。
那鞍鋼、武鋼、包鋼带头干，
中小高爐跟上前，
生产指数往上涨，
一涨百涨涨过天。
“全民抓鋼”不迟延，
“以鋼为綱”万事并举生产跃进有如江河奔流沒
阻拦！
今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
明年鋼鉄加一番，
不等三年并五載，
要把那英国佬美国佬一齐丢在身后边。
三位神正在云头往下看，
猛听得万众欢騰把誓宣。
“全民抓鋼”多生产，
不准战争犯子起祸端，
保卫和平等待命令上火綫，
一定要解放金、馬和台湾！”
这声响直弄得风起云涌鳥飞散，
战争狂人渾身发抖縮成一摊。
三位神仙站不稳，
一个筋斗往下翻。
工农大众爐边把鋼鉄炼，

猛看到三个神仙落眼前。

群众一齐高声喊：

“呸！你们是哪里来的瘟神团？

快说实话别装蒜，

要不然把你们放到爐里用火煎！”

太上老君壮一壮胆，

上前几步就开言：

“我本是天宫老君下凡界，

探察情况到人间。

也只因钢铁火花冲天上，

金玉宫殿难久恋。

我在云头俯身瞰，

满山遍野火花溅，

山神土地乱逃窜，

一个个有家难归还。

我们仨齐到云头站，

只见到钢铁生产真壮观，

党有领导群众肯干，

超英赶美只需两三年。

冷不防人声鼎沸震天地，

云头倒转往下翻。

我今被俘心情愿，

愿留人间不回天，

八卦爐我先来捐献，

改造个小高爐也許好使喚。

我本人願当工人把鋼炼，

永远不再炼仙丹。”

众人都說：“那很好，

欢迎你做一个燒爐官！”

山神土地抿嘴笑，

面向众人同开言，

我倆本在人間住，

学炼鋼鉄更自然。

众人說：“山神上山去采矿，

土地炼鉄在平原。”

人神一起加油干，

鋼鉄生产翻几番。

眼望着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

和平幸福亿万年！

1958, 9, 9 日夜, 北京。

为了炼钢（山东快书）

峻 峯

說的是那天星期六，
下午的天气挺晴朗。
赵大嫂专心在家納鞋底，
孩子在她身边睡得香。
这时候日头落西山天色晚，
門外走进了赵錦堂。
只見他跨进門来就到处轉，
两只眼东张张来西望望。
末后才开言問大嫂：
“秀芳呀，怎不見我家的破沙缸？”
提到破缸大嫂心里有了底，
可她沒立刻把話講，
停一会兒大嫂冷冷地說：
“你要問这口破缸嗎？”
咳！前天被我換了糖！”
“啊？”
赵錦堂一听急了眼：
“咳！你呀！卖破缸怎不与我来商量？”